

節尚宋人神

1901-1944

節尚宋人神

2012

編者：蘇佐揚

出版：基督教天人社

香港尖沙咀郵箱 95421 號

香港紅磡寶其利街 2G 黃埔唐樓 A 座 1408 室

Tel: (852) 23637013 Fax: (852) 23307379

www.weml.org.hk

2012 年

By John E. Su

Heavenly People Depot

P.O. Box 95421 T.S.T. HONG KONG

2012

目錄

宋尚節博士傳略

神人宋尚節博士頌

前言

壹、我所認識的宋博士

貳、宋博士的人生面面觀

參、神人宋尚節博士年譜



宋尚節博士傳略

博士藉福建莆田，父爲教會名牧，生於乙九零乙年九月廿七口。少聰穎，學冠同儕。長留美工讀，獲化學博士學位。既而蒙召，盡棄其所學，畢生致力於傳道，有東方慕迪之稱。乙九三五年秋蒞星，主領奮興。大會，宣揚真道，痛斥異端，受感皈主與獻身傳道者，無慮千百。博士到處領會，輒立佈道團，襄助當地各會堂。曾應南洋各地教會之請，四度經星，道蹤所至，靈恩豐隨。教會因大復興。乙九四四年八月十八口，博士鞠躬盡瘁，息勞歸天，葬於北平，享年四十有四，金鍊靈修神學院同人暨星洲基督徒佈道團特建斯堂，以資紀念云爾。

主曆乙九五六年十二月廿二口 立石

(上述文字錄自星洲金鍊靈修院內宋尚節紀念堂石碑，爲真光堂郭可模牧師所撰並書)。





神人宋尚節博士頌

他雖然不是一位神學畢業生，

但他是一位真正讀過神學的傳道人。

他雖然自認脾氣不好，

但他是一位絕對順從神旨的僕人。

他雖然曾接受很多物質上的捐助，

但他絕對不貪財愛世。

他雖然有許多足以誇耀的長處，

但他寧願述說主奇妙的恩典。

他雖然覺得自己不完全，

但他竭力與神同行。

他雖然遭受到許多人的批評與反對，

但他絕不灰心。

他雖然活在世上不到四十五年，

但他的工作果效至今猶存。

神人宋尚節博士

前言

宋尚節博士，在近代中國教會所點著的復興之火，至今仍然在各地方燃燒與照耀著。近年來在海外佈道，到處聽兄熱心愛主的同工與信徒們回憶神人宋尚節的談論，許多人都懷念他，似乎他還沒有離開世界，事實上他還活著在人們心中。

一九五三年，我在星加坡金鍊靈修院講道時，該院院長吳靜聆女士對我說，他們要在靈修院的院子內建築一間宋尚節博士紀念禮拜堂，表示對這位神人的敬仰。當時還未建築，現在卻已建築完竣，在其中事奉主。我也曾兩次在其中講道了。星加坡還有一個基督徒佈道團，已有廿餘年歷史，也是宋博士所提倡組織的，至今仍然繼續佈道，搶救靈魂。

其實菲律賓方面，雖然沒有宋尚節博士紀念堂，但基督徒佈道團，和星洲的一樣，有百餘團員，為主工作，也是宋博士所組織的，菲律賓基督徒對於宋博士的敬仰與懷念，至為深切。

去年我在台灣佈道九個月之久，幾乎每一個地方的老信徒，都與我談起廿餘年前宋博士在台灣工作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但台灣地方並沒有一個像菲星二地的佈道團，用以紀念宋博士，更無紀念性的建築物對他表示懷念，但台灣信徒們愛護宋博士的深切與誠懇，並不亞於菲星二地的信徒。

在星洲，菲島，台灣、印尼和泰國、越南，都可以見到很多傳道人與信徒(包括華僑與泰、越、印尼人)，是在宋博士主領的培靈佈道會中信主、復興或奉獻的。他們和我談論到宋博士之時，

都是講得有聲有色，似乎宋博士昨天才走的樣子。青年的一輩信徒，未見過宋博士未聽過他講道的，都很想知道他的生平。可惜到目前為止，除了宋博士口述的一本〈我的見證〉外，還沒有一個中國基督徒爲他寫過一本「宋博士傳」，以鼓勵後輩基督徒。

一九五一年七月，我在出版的天人報中，曾刊載鍾培德牧師所寫的一篇「懷念神人宋尚節博士」。當時我頗有意出版一本「宋博士與我」，徵求各地同工撰寫回憶錄。可惜近年來因爲在遠東各國奔走，未能安靜進行此事，但我仍然覺得中國基督徒有出版此書的義務。因此我在此撰寫此小冊以拋磚引玉，希望各地同工與讀者，不吝珠玉，將你們對於宋博士的觀感寫下來，我們的天人報很樂意刊登，以後彙集成書，出版問世。

我再懇切地要求在星洲，菲島，台灣及泰、越、並印尼地區的基督徒，如果你願意坐下來一兩個鐘頭，寫一篇與宋博士有關係的回憶錄投寄本社，本社定陸續刊出在天人報中，然後出專書(如有兄弟實在願意執筆而害怕文字不通順者，這問題很簡單，只要像說話一樣寫下來，本社當負責重寫也)，使這小冊慢慢變成巨冊，是所至禱。

一九五八年

壹、我所認識的宋博士

.....他曾引導我們走上奉獻的道路
我們應該完成他未竟之工.....

一九三二年那一年，我正十六歲，但我已經在教會內教了兩年主日學。除了教主日學外，也為幾間教會彈琴，教會內所有的聚會，我都設法盡量參加，連禁食禱告會也不例外。

有一個主日，牧師宣佈下禮拜將有一個佈道團，從上海來這裏講道，這些佈道團員不是外國人，乃是中國人。我們都期待著一個中國人的佈道團的駕臨。

一、本地老番

培靈佈道會開始了，教會內人山人海，很多人是帶著好奇心來的。講員中主要的一位竟然用英語講道，但他是中國人啊！廣東人稱這種人為「本地老番」，即本地的洋人。這位本地老番，講的英語發音既不正，又快如放機關槍，連外國人有時也聽不懂。繙譯的是一位廣東人，本事高強，繙得頭頭是道。

這位「本地老番」，原來就是宋尚節博士，繙譯的是在夏威夷工作的李道榮牧師。宋博士雖然講英語，卻是身穿藍布長衫，頭髮活像希特拉，半掩前額，眉粗眼大，毫無笑容，生得頗怪，使初見者頗具戒心，不知此公來自何方何處，屬何家族。幼年時對宋博士的印象只有那麼多。

二、請人奉獻

聚會的人越越來越多，堂為之塞，約有七百人。最後第二天

晚上，講道後問甚麼人願意獻身事主，請舉手。許多人都舉手，我也舉了手。「請到前面來」，許多人都走到講台前站著，我也跟著大隊人馬前進。宋博士為我們禱告，為我們奉獻，聲淚俱下，我們深受感動。那時宋博士才三十二歲，比我大十六歲，但他領導我走上奉獻的道路，直到今日，我沒有後悔，我永遠記得那一個奉獻的晚上，我永遠懷念這位神人，每逢想起他不惜性命事主的熱誠，我會流下熱淚。

第二個晚上，他要我們將姓名地址和代禱的事項寫下來交給他，他願意為我們禱告。我遵命寫了交給他。他送給我們每人一節金句，我所得的是路加六章廿六節：「人都說你們好的時候，你們就有禍了」。這樣的半節經文當作禮物送給朋友，真是咄咄怪事。我當時不懂，但現在我懂得了，因為這節經文奠定了我人生基礎許多基柱中的一條，每一次想起宋博士所贈送的這一節經文，我便在主面前低頭默禱，默想主所說的「我心裏柔和謙卑」的高尚人生。

宋博士走了，我奉獻的人生道路於是開始，我時常默想主的旨意，將來主要我為祂作甚麼？我當時並沒有想到將來要做一位牧師或是一位週遊佈道的人，幼年的我，是一個沉默寡言，不善辭令，不能作雄辯的人，怎能為主傳福音？我只希望自己在聖樂上和文字上事奉祂就好了。

十八歲那一年，蒙余光棠先生介紹我到了山東滕縣，在華北神學院讀書，那是一個神蹟，因為我本來沒有希望到山東去的。當時從香港到山東去，比現在由香港到美國去還覺得遙遠與困難，但到底我去了，上主永遠是那麼信實可靠。

三、無 譜 怎 彈

第二年，一九三五年之冬，宋博士在江蘇徐州府長老教會主

領大聚會之時，那位在聚會當中彈鋼琴的外國女教士，因為無法不看琴譜而為宋博士彈他所唱的奮興短歌，宋博士請她不要彈，要教會另外找一個可以不看琴譜也可以彈的人來伴奏。教會負責人著了慌，馬上打電報到山東滕縣華北神學院去請救兵。神學院的音樂教授華爾德教授(PROF. WALTON)也著了急，遍思全校學生，不知誰可勝任。當天晚上來問我，我說：「宋博士上的奮興短歌集，我差不多全部會唱，也可以不看琴譜，彈奏自如，如果沒有唱過的，只要博士乾唱一次，我便可以為他伴奏了。」華教授大喜，叫我收拾簡單行李，明天一早坐火車南下到徐州府去。被請到另一省去彈琴，真是破天荒，當時心中熱血沸騰。

到了徐州，找到長老會，宋博士正在講台上唱著：「主必保守我。」我不用自我介紹，把簡單行李放在一邊，便在鋼琴上彈奏起來。眾人已經在三次聚會中「乾唱」了，忽然鋼琴有聲，都向我這邊看過來，而且頗覺詫異。宋博士看見有人彈琴了，他特別興奮，唱了又唱，唱了又唱。後來他從口袋裡拿出一條手帕來（從前的中國人都用手帕，現在的人才改用紙巾），對會眾說：「你們都拿出手帕來，和我一樣，舉高手帕，一邊唱，一邊搖。」於是千多條手帕在頭上左右搖動，成為手帕海。可惜當時沒有照相機把這情境拍下來。於是宋博士高舉他的手帕，一邊唱，一邊搖，並且在講台中左右走來走去，他唱：「主必保守我」，我也在鋼琴上出力彈奏。

3 5 3 2 1 - . 0 1 3 1 7 6 - .

主 必 保 守 我 ， 主 必 保 守 我 ，

5 1 3 5 7 6 5 3 1 6 3 2 1 - .

因 我 救 主 如 此 愛 我 主 必 保 守 我

他唱到第三句時，「如此愛我」的愛字延長號時，他卻唱了二十拍，我也就鋼琴上用 C 及 F 和弦萬馬奔騰左右彈奏，手為之

酸，到第二十拍時，「崩」的一聲彈一個 F 和弦，大家都笑起來，實在是大笑，最後才唱「主必保守我」。宋博士唱短歌不依曲調，也不循節拍。「主必保守我」一歌本爲 F 調，他隨興之所至，竟唱成 A 調，我也照彈 A 調無訛。

這是我第二次看兄宋博士的機會，而且有機會與他同工，但他沒再用英文，乃用不純正的國語，也不是與伯特利佈道團同工，乃是單獨作戰。聚會期間，我住在海倖倖登牧師府上 (Rev. Hamilton 現居台北)，天氣嚴寒，外面積雪盈尺，我還記得海牧師府上每天燒著取暖的爐，一同談論宋博士如何被神重用。

四、一雞一天

有一天，我與宋博士一同吃飯，是在另一位教士府上，我和他面對封面坐著，他吃著半隻雞，默然不語，在拚命的吃。聽說他每天要吃一隻雞，也要吃蝦，因爲他是一位化學博士，當然研究過食物的營養，雞與蝦都是有高度營養價值的食品，供給身體旺盛的力量，使他可以在講台上來往跳躍，百跳不疲。

我很清楚記得，我雖然天天爲他彈琴，但沒有和他說過一句話，我覺得他不容易親近，雖然他在講台上有時講得聽眾捧腹大笑，但他自己臉上毫無笑容，所以我不想和他說話，他也不知道我爲何許人，不過我實在有話要和他說。

五、大夫音變

這一天我們一同吃飯，我覺得這是機會了。宋博士在講道時常說：「有辦法，請大夫，沒辦法，請耶穌。」「大夫」二字國語應讀爲「代夫」(Taifu)，不是讀「大小」的大 (Ta)，但宋博士時常讀錯了「大夫」，二字，所以我請他改正，以免人聽不懂。我對他說：「宋博士，北方人稱醫生爲大夫，大字應該念成代。」他

起初還不明白，後來一同吃飯的那位教士證明我所說的對，他就相信了。當天晚上他在台上提到「大夫」的時候，有時讀成大小的大字，有時讀為「代夫」。這一件事雖小，但我覺得宋博士這種謙卑的態度，是許多人所望塵莫及者。

大聚會完畢，我趕回山東滕縣去上課，宋博士也到別的地方去繼續他偉大的任務了。

六、衝破難關

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的話，宋博士到山東滕縣華北神學院去主領復興培靈會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三月（註）。華北神學當時為華北及東北最高最大的基督教教育中心，有神學生、高初中學生，小學生等千餘，許多在北方教會任傳道及牧職的，都是從這裏受造就的。當時一般人認為宋博士不易攻破這一關，因為他們很理智云。可是神的靈運行之時，不管什麼樣的鐵石心腸，都要被溶化如水。

聚會地點是在校外搭了一個可容千餘人的大棚，於是我又有機會與宋博士一同事奉主，因為神學當局要我彈鋼琴。聚會是順利而奇妙地在進行，宋博士在台上看見又是我在那裏作無譜彈琴有一點奇怪，以為我又從徐州跑到滕縣來。然而事實上，他還不知道我並非來自徐州。

註：我在天人短歌所題及宋博士到山東滕縣主領聚會後，我開始作第一首天人短歌，是記憶上的錯誤。「大山可以挪開」，是第一首，但這歌是作於一九三五年，一位以前在福建聽道時獲得宋博士贈的經節的同學（陳無窮牧師）在一九三五年請我為他作曲，所以這首歌放在第一。宋博士到滕縣正確日子應為一九三六年三月。

七、代禱百千

第一天早上散會後，我與宋博士還有很多人一同從校外走回校內，我便告訴宋博士：「我是在這裏念神學的。」他一知道我是華北神學院的學生，便馬上想到許多奉獻的年青人，可能我是以前在他講道時獻身的，便問我說：「你叫什麼名字？」「我叫蘇佐揚。」「蘇佐揚？我記得你，我時常為你禱告。」博士時常為我禱告？他還記得我？我一方面覺得快樂，一方面在狐疑。宋博士繼續問我說：「你是不是從香港來的？」他連我從什麼地方來的也記得，他真的有很強的記憶力，宋博士看著我，面露欣悅之色，我也看著他，心中滿了快樂。

據我所知，宋博士每次在聚會中，都請人奉獻事主，他願意將這些奉獻者的名字和地址寫在一個本子上，每天按次序為若干人代禱，我當然也在這被代禱的行列中。他只要念過幾次這些名字，便有多少印象，所以當我將名字告訴他之時，他覺得一點也不陌生，馬上想起我是屬於「香港區」的奉獻者。

一位與宋博士在禱告上有分的同工告訴我說：「請宋博士代禱的人越來越多了，他有十幾個名冊，人名成百成千，有時他禱告，不能逐一把名字再念一遍，事實上他已經把這些名字念過很多次，所以把一整本的名冊放在神前面代禱說：主啊！我為這名冊上所有的兄弟姐妹代禱……。他也給我一冊，叫我和他一樣為那一冊人代禱，好與他分擔作祭司的責任，所以他每天為人代禱是真實無訛的。」

宋博士雖然沒有像我們這樣念過幾年神學，但他在美國瘋人院中所念的「神學」，是真正在神面前學習的。他在我們神學院裏所講的道與在徐州府對一般信徒所講的毫無二致，但我們一百四十多個神學生和近千的其他學生與神學教授，中學教師和許多信徒，無一不因他的講道而感動。聖靈攻破這一關，許多同學在主

面前認罪悔改，得了復興，也有許多同學在主面前溫習他們的奉獻，重新在主面前點燃將殘的奉獻燈火，許多人都蒙恩，我也不能例外。

當時我自己的幻想乃是：「如果能跟著宋博士到處去佈道多好，最少我能爲他彈琴。」可是，主並沒有這樣安排，祂有另外一種計畫使用我。

八、醫病椅邊

宋博士爲人祈禱醫病，是有輝煌的成果的。近代中外都有所謂「神醫」的傳道人，但據我所知，有些神醫傳道人是行醫來沽名釣譽的，甚至只行神醫而不傳道，或以爲自己有能力可以醫病而非靠聖靈的大能配合求醫者的認罪與信心，因此以神醫來號召人來聽道，這些錯誤的態度，殊不足取。

宋博士爲人祈禱醫病的格式很特殊，他事前不爲他行神醫的事作任何宣傳，也不過問求醫者所患何病。據我親眼所見，求醫者集中在神學院的禮堂中唱詩，講台上放一個屏風，不讓台下的人看見台上的情形，宋博士在屏風後跪下懇切禱告，有兩位弟兄在台上「送往迎來」。我也有機曾在台上。求醫者逐一上台跪在屏風後的椅子邊，宋博士一邊祈禱一邊用左手按在求醫者頭上，然後「拍」的一聲，用右手出力拍在他自己的左手背上，於是吩咐求醫者下台，疾病也就離開了求醫者。

宋博士醫病完畢，便聲嘶力竭，有疲倦感。

當博士患病的那四年八個月當中（一九四零至一九四四年八月），許多人都談論同一問題，「宋博士能祈禱醫好了千萬人的病，爲甚麼不能醫好自己的病？」是的，「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正如主耶穌被釘的時候一樣。主耶穌也曾引用過當時希拉人傳來的俗語說：「醫生，你醫治自己吧！」（路四 23）醫生怎能醫治自

己呢？在不能醫治自己之時，只好順服神的安排，是最痛苦的安排，但對於神人有莫大的益處。

九、天不假年

然而，我們在人的立場看來，宋博士之所以「早死」(活了不到四十四歲)，天不假年，比主耶穌多十一年，可說是死於「我們」手中。我們只曉得請他到我們的教會來主領大聚會，一處聚會完畢，跟著就是第二處，真是馬不停蹄，席不暇煖。他雖然在愛護他的人府上獲得雞與蝦和其他有高度營養的食物，但他的休息與睡眠並不充份。凡有週遊佈道經驗的傳道人，都會體驗現到那種難以形容的疲勞，那種疲勞不只屬於身體方面，也是屬於心靈方面的。

宋博士不只是過度疲勞，而且舊病時常復發，所以致命。他在美國半工讀時，身體受了很大的虧損，開刀不久，因為經濟困難，又要作工，傷口未能復原，以致終身受苦，他的死，是死於肺結核和癌，這兩種病都可能是由開刀後未能復原的傷口而來。

許多人都說他們愛護宋博士，但事實上他們「愛他」而未「護他」。我們喜歡聽他講道，他就拚命講，我們並未對他有充份的體恤。教會有許多中醫西醫或醫學專家，雖然因他得了復興，但沒有為他的健康作最細心的著想，讓他病，讓他痛，讓他病入膏肓，痛斷肝腸。所以我說他死是死在我們手中。

一九三七年，就是七七事變，中日戰爭爆發的那一年，察哈爾張家口美普會要在七月十四日開始一個禮拜的盛大培靈會。我的一位同學是那裏的傳道人，他向教友介紹請我去為宋博士彈琴，我不假思索，因為這是我與宋博士同工的又一機會。但很可惜，因為盧溝橋事變，宋博士從山西趕回上海，不能到察哈爾去，察哈爾信徒失了再一次蒙恩的機會(一九三三年，宋博士曾到察哈

爾一次，但效果甚微，因為當地教會不信派力量甚強）。可是我不畏戰爭與困難，竟依約由山東滕縣到察哈爾張家口去。當時乘火車的困難是難以形容的，主從那時開始使用我為祂工作，直到今日。我開始了一個華北旅行佈道，那時我才廿一歲，在察哈爾、綏遠、山西三省到處主領聚會，每到一處都聽見人們談論宋博士的事跡，稱他為復興中國教會的一位使者。

十、唱主恩典

一九三八年，宋博士首次到泰國去，路經香港，曾在一間三樓的小教會內講一次道，當時知道的人並不多，但我在場。我遲到所以坐在最後面。我聽見他唱短歌，他這樣介紹說：「這首短歌是我們中國的一位青年所作的，我很喜歡唱，所以我教你們唱。」等他唱起來之時，我知道他把旋律唱錯了，但他唱得很誠懇而動人，原來他所唱的那首短歌就是天人短歌第九首：「祂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祂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見本書後天人短歌第九首）

當時他不知道我在場，散會後我也沒有機會和他談話，但我知道他很喜歡唱我所作的這一首短歌，這是他在上海所學會的。後來在星加坡講道時也教他們唱，所以在星加坡出版的「奮興短歌集」裏也把這一首短歌加進去（奮興短歌 189 首）。

十一、病入醫院

一九四零年（太平洋事變前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宋博士在北平首次動手術，協和醫院證實宋博士已有多年在肺結核和癌症下，受了不少痛苦。第二年，我開始入內地在東南西南及西北作艱苦的抗戰佈道，到處都遇見因宋博士講道而蒙恩的人，每一談起宋博士講道的情形，都是同樣的問我：「宋博士現在在甚麼地

方？聽說他病了，是不是真的？」是的，他病了，自從口軍侵佔中國更廣闊的地方和遠東各國之後，宋博士便開始躺在病床上了，凡被口軍佔領的遠東各地，許多都是宋博士到過的，他們在口軍佔領期間雖然受了許多苦，但宋博士所點燃的復興之火，在他們心靈中變成一種忍受的剛強力量，使他依然忠心事奉主。

十二、結核纏綿

宋博士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最後一次離開星加坡的，次年一月十八日在上海開始患病，不能再出國到南洋去。在離開星加坡剛剛一年，宋博士在北平協和醫院第一次動手術。一九四一年正月廿八日第二次開刀，八個月後，可以再行動，但不能像以前一樣主領聚會，只在北平香山寓所中講述病中所獲得新的信息，口述叫人筆記。一九四三年，第三次開刀，病況已轉為嚴重，那是在天津。一九四四年，二次世界大戰最緊張之年，宋博士又在北平作第四次動手術，聽說結核病菌已進入後腦，希望甚微。

十三、好友流連

當時許多在天津北平及附近地區的神僕們，時常來為宋博士祈禱，也有些在他的臥室中侍奉他像自己的弟兄一樣。大家既然從醫生方面所透路的消息獲悉他已不久於人世，就更捨不得離開他。這些愛護他的朋友中有王明道先生，楊紹唐牧師，顧仁恩先生，畢詠琴小姐，劉素琴小姐和張周新先生等，好友流連，不忍離去。當時還有很多別的神僕們，恕我不能列舉。

一九四五年我在重慶中國靈修神學院教聖經，與賈玉銘牧師同工，聽賈牧師說：「聽說宋博士已經去世」。我心裏悽然，但由北平傳來的消息既不詳盡也甚遲慢，我們大家對於他的死訊都十分懷疑，不過後來傳來的消息越來越多，也越使人悲愴。

抗戰勝利時，我正在中國西北甘肅等省週遊佈道，兩年後，一九五七年，我回到上海，在內地會作文字工作。我內人的二姑丈張周新先生有一天從北平南下，要到杭州天風山去建築恩典院，特意來看我們，我從張先生口中才詳細知道宋尚節博士病中情形和去世前後的景況（張先生於一九六一年死於北平）。

十四、書來自天

張先生也是宋博士工作果子之一，悔改之後熱誠事主，曾捨去一切跟從主，兩夫婦刻苦傳道。張先生也模倣宋博士傳道的方式，在各處傳道，帶領不少人歸主和獻身事主。當宋博士病臥床第之時，張先生夫婦到北平香山去侍奉他。有一段時期每天均在宋博士寓所中侍奉在側，宋博士在病中口述靈感之時，也請張先生為他記錄，張先生稱這些由宋博士口述的靈感之言為「天書」。張先生曾有意出版此天書，後因種種困難而未果，但其中一部份已被「洩漏天機」傳了出來，被人付印了。

張先生時常跪在宋博士床前為宋博士禱告，也為那許多獻身者和要求代禱者而禱告。宋博士曾對張先生指示，希望他將來在全中國設立五間恩典院，以栽培下一代遊行佈道的人才。張先生在杭州設立恩典院時，我適在杭州工作，差不多每天都到天風山去看他建築，與他一同禱告。

十五、建恩典院

宋博士所希望建立五間恩典院的地點乃是華北在北平，華東在杭州，華南在廣州或香港，華西在重慶或成都，華中則在漢口或武昌，北平與杭州兩處已經設立，其餘三處有待將來了。

宋博士曾六次到新加坡，兩次到泰國，兩次到印尼，一次到菲島，一次到沙羅越，所以他對於海外僑胞佈道工作，至為重規。

他希望從這五間恩典院中所造就出來的年青人，有一部份能作海外宣教師，以便將福音傳遍海外。

「工作未成，我即去乎？」宋博士假如活到今天，他的工作將不止爲中國人傳福音，也可能在全球五大洲對各民族傳福音，震動整個世界了。不過，他是有遠見的，他知道將來會有很多中國宣教師，到海外去散佈於各個地區，對華僑和對各國人士傳揚福音。這種工作，宋博士永遠沒有機會再做到了，責任乃落在你我身上，我們應該秉承先人遺志，「傳道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十六、天上再見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六日，宋博士覺得離世歸天的時候快到，他把這種感覺告訴宋師母，當天晚上睡得很香甜，事實上他曾一度死去。第二天早上，他又還魂，似乎還有些事沒有做。許多朋友都站在他的床前，他提議要唱三首短歌，眾人都同意。他要唱的短歌乃是「有一地比口口更光彩」(奮興短歌第六首)，「十字架，十字架(第一——一首)」，和「耶穌是全世界於我」(第九十三首)。眾人唱詩時，忍不住流淚，因爲都知道這位神人快要被接到父家去了，唱詩後，宋博士又熟睡了許久。

那時，宋師母不住禱告，她禱告中有一個題目乃是：「求主不要在半夜把他接去」。她有點著慌，當天(十七日)晚上，宋博士睡到十一點多，對他師母說話，他師母很多晚上都未熟睡，頗感疲倦。宋博士說：「不要害怕！主耶穌已經在門口了，還有甚麼可怕呢？」宋師母當夜未曾入睡。

十七、神人安眠

宋博士睡到第二天早上七點七分，當時是初秋時節，七點鐘天已經開始亮了，宋師母發覺她丈夫已經斷了氣，心脈不再跳動，

知道主已經將他接去。他的親人與許多朋友一早就站在他旁邊，大家都在床邊安安靜靜爲這位一代神人禱告，希望他離世時安詳而去。他雖然斷了氣，但和熟睡沒有分別，臉上沒有一點痛苦的表現。

王明道先生自動宣佈要主持神人的喪禮。

這一天是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地點在北平香山。

他是生在一九零一年九月廿七日的，地點在福建興化府莆田縣。

在世的口子共四十二年十個月零廿一天。

由傳道開始到去世，共十五年。

實際在外奔跑的口子只有十一年（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九年）。

八月十八日下午五時正，在宋博士寓所中舉行喪禮，由王明道先生主禮，王先生所講乃是啓示錄十四章十三節：「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十八、香 柏 木 棺

隨即，宋博士的身體被放在一具香柏木棺中，室中就滿了棺的香氣。葬禮於八月廿二日舉行，許多朋友從北平天津來參加，還有下列各地的代表趕來，爲這一代的神人舉哀，他們來自山東煙台，福建廈門和福州，廣東汕頭。當時在日治時代，出門至爲困難，但有三百多人趕來參加出殯行列。

王明道先生主禮，他用耶利米一章四至十九節的經文來敘述宋博士的一生，說他像流淚先知一樣的堅強、勇敢、忍苦、忠心，完成神偉大的使命，他是這一代的「鐵柱」，(十八節)，責備教會與社會的罪惡，不徇情面，忠心至死，堪爲後代神僕最佳模範。

宋博士的香柏棺木是由一班教會領袖們抬到葬地去的，三百

多人同聲而流淚地唱宋博士所心愛的詩歌，其中一首是「主耶穌阿，想起了你」(奮興短歌一七四首)。他被安葬在香山樹木眾多的一塊地裏，那地方是宋博士經常獨自靈修之處。

十九、與主見面

神人雖然已經離開了世界，他已經在主裏獲得真正的安息，但人們似乎不相信他真的已經被主接去。八月廿五日，他的朋友製造了一具木的十字架豎立在他安葬之處，他有一天要從那裏起來，衝破死亡而出，被提到天空中與千萬聖徒一同與愛我們的主永遠見面。

我們可以想像當宋博士那天早上離世時，他的靈魂被眾天使帶到主耶穌面前，可能主會從祂的寶座站起來，走下來，拍著他的肩膀對他說：「尚節，辛苦了，現在你可以休息，你所作的已經盡你所能的，你是一位良善又忠心的僕人，進來享受你主人永遠的榮耀吧！」我們可以想像宋博士這時會謙卑跪在主面前下拜，親祂、摸祂、欣賞祂，「這就是我相信的主，也是我一生所傳揚的基督。」

二十、忠僕良善

神人已到天上，我們還在人間，他已經完成所托的任務，我們為主做了什麼？他的工作是金銀寶石，我們所做的可能是草木禾稈。他被人趕走，卻被神帶進；我們可能遠離神旨，鑽進人意中。他死掉肉體，對付自我，輕看世界；我們可能放縱肉體，表現自我，緊握世界。他甚可能被主稱為良善又忠心的僕人，我們將來在主前要接受什麼批判呢？不要只羨慕他已完成的偉大工程，要努力我們未完成的任務。神不希望這時代只有一個神人宋博士，神渴望有千萬個這樣忠心事主毫無自我的僕人。可能你也

是主所揀選要被祂重用的宋博士第二，如果你肯完全為祂生存的話。

在我們所出版的天人報中，曾刊登過兩篇有關宋博士的文稿，我不是只希望只有兩位中國基督徒寫作有關這位神人的史跡，我希望有更多曾因他而蒙恩的人們會撰寫更多有關宋博士的資料，以鼓勵及幫助下一代及無數代的中國教會，使中國教會有更長久的復興。阿們！

宋博士的人生面面觀

一、他雖然不是一位神學畢業生，但他是一位真正讀過神學的傳道人。宋博士在美國衛斯理大學獲得文學士學位（B.A.），時在一九二三年，後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獲化學碩士學位（M.Sc.一九二四年）。兩年後在同一大學裏獲化學博士學位（Ph.D.）。後來他有感動要讀神學，由富勒牧師（Rev. Wilbur Fowler）介紹到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據說該神學信仰很新，當時院長的姓很怪，稱為 Dr. H. S. Coffin 直譯為「棺材博士」，他真是一具龐大的棺材，將許多獻身事主的青年人的信仰都扼殺了。宋博士在那裏讀了一學期，後來神的靈深深感動他，變成一名瘋狂熱心傳道的學生，結果被該學院當局那位棺材博士和幾名新派巨頭，其中有富士迪博士（Dr. H. E. Fosdick）把他關在瘋人院裏。當然那些把他關在瘋人院裏的美國博士們是真正的瘋子，宋博士才是真正腦筋清醒的人，因為他真正明白神的旨意。

在瘋人院一百九十三天裏，他將全部聖經一一八九章細心讀了四十遍，而且用許多時間祈禱，默想，蒙聖靈光照，明白主的道比許多在神學院裏讀四年的神學生甚至許多傳道多年的人還多還透澈。他在瘋人院中真正的讀了「神學」，向神直接學習，所以他能成為一個成功的傳道人。

他雖然沒有在信仰純正的神學院攻讀和畢業，但他的父親是一位熱心事主的牧師，他生在一個牧師的家庭，而且在母腹中就被母親將他奉獻與主。他從小就認識基督道理的教訓，而且在十三歲時便開始學習事奉主。因此我們可以說，宋博士對於主的道

自幼即有深刻的造就，並不只是在瘋人院中研讀聖經時才明白真理。

二、他雖然自認脾氣不好，但他是一位絕對順服神旨的人。凡是與宋博士接觸的人，對他總是七分敬愛，三分懼怕，因為他平時毫無笑容，而且脾氣暴躁。他天生頭大，腦強，前額略突，性格暴躁，個性堅強，極易衝動。他脾氣不好的明顯表現不只在寓所裏，也是在講道上。在他講道初期，有許多像下列的故事：他講國語，有人為他傳譯為上海話，廣東話，閩南話等。他的國語帶著濃厚的福建興化府莆田縣的口音，發音不很正確，句子有時也很古怪，所以不是善於傳譯的人，不容易為他傳譯。有時他發覺傳譯的人傳得不行，便順水推舟地把傳譯者推下講台，而在講台上大叫喊：「趕快叫另外一個人上來替我傳譯！」這個「趕快」真是急急如令。被推下講台的人當然面紅耳熱，無地自容，而在台下一時也沒有人敢上台丟臉。有時他一連推下兩三個傳譯的人，弄到聚會場面異常尷尬。後來別的地方獲悉此事，便很審慎指定傳譯的人，那傳譯的人有時雖然不幸被推下講台，但也不再怪他，因為已經知道他的脾氣。

在他傳道末期，他深知道這種不近人情的舉動是不妥的，他承認自己脾氣太不好，他已不能向那些被推下講台的朋友一個一個道歉。

不但傳譯者被推下講台，連彈琴的也有很多被他趕走，因為彈得不夠快，或不能變調跟他伴奏（如 F 調變唱成 G 調，彈琴者不能變調彈奏時，只好不彈），或需要慢慢打開琴譜找他所唱的第幾首。

他有時拒絕那些來求見的人，有時拒絕被邀請去某處講道，也有時不吃擺在桌子上的飯菜，有時拒受別人送來愛心的禮物。

脾氣古怪，難於親近，難於了解，不易應付。

但是，這位與神同行像以諾、挪亞、亞伯拉罕、大衛等先聖的神人宋博士，乃是一位絕對順服神旨的人。他雖然「不近人情」，卻「非常近神心」。在他被美國人用欺騙的手段把他關在瘋人院之時，他雖然兩次逃走未成，但後來聖靈的光在他心中閃過，他明白這是神的旨意，便很安靜地順服而在瘋人院中讀真正的神學了。

在他與伯特利佈道團同工的最後一階段，因被人講是非，誤會他而被該團的外國領袖不客氣地趕走，限他在某日將家庭遷出教會院子之時，他真是淒涼萬分，覺得黑雲滿佈，人竟是這樣無情。但他在禱告中很快就清楚神的旨意，知道「人的趕出」，乃是「神的帶進」。便毫不猶豫地順服神的安排，開始享受苦難。

神果然帶他走在更高的磐石上，走進更廣泛的工場，獲得更多靈魂信主，為神爭取了更大的榮耀，造成使趕走他的伯特利佈道團的領袖們足以畢生後悔而捫心不安的光榮戰果。

據說：他父親離世時（一九三四年），他曾在夢中看見他父親站在他身邊對他說：「尚節！我已經離世歸天了，你還有七年的時間在世為主工作，所以你要為主殷勤工作。」這只是一個夢，但宋博士並沒有因為他的「命短」而埋怨神，或像希西家一樣在神面前撒嬌，要求延長壽命十五年。宋博士乃是完全順服神的安排，在那七年時間當中拼命工作，而且真的拼命，把命拼掉，不是為自己，乃是完全為主。他是一個真正順服神旨的僕人，順服而又加上忠心，才是真正的順服。

三、他雖然曾接受很多物質上的捐助，但他絕對不貪財愛世。宋博士是有一個家庭要供養的，所以他的生活不能缺少金錢的接濟。他最初與伯特利佈道團一同去工作時，是每月固定領受生活費的，他的家也住在上海伯特利教會房子內。正像

任何遊行佈道家的經歷一樣，總有一些信徒喜歡用信封封入鈔票送給他們所敬愛的佈道家。宋博士也不會例外，當時據說伯特利佈道團，對於捐款的收入，是有一個原則的，就是所有捐款均歸佈道團，不得由團員私自收受。

宋博士在伯特利佈道團名義下工作不到三年（一九三一年五月至一九三四年正月），神使他的名字擴張，他的工作口漸繁重。伯特利佈道團外國領袖方面獲得情報，謂宋博士私受捐款，隱不歸公。但宋博士否認此事，雖然否認，外國領袖一向以耳作眼，天下烏鴉一般黑，宋博士於是被迫脫離該佈道團。

據素來與宋博士很接近的朋友在博士養病北平時，在暢談往事中問及此事，宋博士很坦白地說：那只是一種誣捏。但神利用人的誣捏使他脫離人的道路走進神的安排。宋博士以後獨自工作時，每一次有人用信封送給他的時候，他只是收下來，連拆都不拆，回到上海時便將所有的信封交給宋師母。他自己從來不去理這些捐款。宋博士後來去南洋各地獲得捐款時，有叻幣（馬來亞與星加坡及沙羅越通用的貨幣），菲幣、印尼盾、越南幣、泰銖（泰國幣）及美金等。據說在宋博士離世後，宋師母便靠這些「信封」養生，那些信封都是宋博士未曾開過的，足證他對於錢財早已看為糞土。他曉得如果一個神的僕人貪愛錢財的話，他有許多機會可以發財的，為什麼要做傳道人而發財呢？

四、他雖然有許多足以誇耀的長處，但他寧願述說主奇妙的恩典。宋博士獲得博士學位，懂得中、英、法、德、四國文字，當他獲得博士學位後，中國、美國、歐洲都要聘請他受職或當大學教授，蜚聲國際。當他回國開始週遊佈道的時候，他能用相當流利的英語講道。後來單獨工作時，他的聲名，在全中國各省和南洋各地，真是如雷貫耳，是近世紀最著名而獲得最

多人愛護的偉大講道家。他雖然沒有受過正式的神學造就，但他在許多神學院裏講道能使神學教授和神學生深受感動而得復興。他經常每天講道三次，每次二、三小時，每處六、七天，而且在台上大唱大跳，可是經常精神飽滿，毫無倦容，他不但講道，而且所講的都是自己所實行的。他是言行合一的傳道人。

可是，當你首次與他見面時，他給你的直覺是，他好像是一個鄉下傳道人，他經常穿著一件藍布長衫，外貌不揚，毫無博士不可親近或不可一世的氣派。他講道時措詞很普通，山東那些纏足的鄉下老太婆也都聽得懂而受感動。他講道時在黑板上所畫的圖畫是簡陋而又可笑的。他講道態度粗野不文，在台上跳來跳去，不管人們對他如何批評，他總是盡力用各種不同而未受過訓練的表情方法來描述主的慈愛。他在講道時從來不誇耀自己過去的榮耀，只在多方面述說主的恩典。他總覺得自己一無長處，虧欠太多。他希望盡量在儀表上表現得平凡，才能更多彰顯主奇妙的恩典。

五、他雖然覺得自己不完全，但他竭力與神同行。

宋博士從來沒有以「完全人」自居，他乃是天天努力追求長進，對付肉體。他沒有自誇自己是一個完全聖潔的人，而責罵別人不聖潔。他時常在攻擊罪惡之時，連自己也罵在內。他自知脾氣不好，時常在講道後的私禱中深責自己，可是在講道時毫不客氣的痛責人們的罪惡，盡量揭發教會的污點，使人曉得罪的可怕，而走上聖潔之途。

他攻擊罪惡的結果，曾發生過許多動人的真實故事。許多假冒為善的人--包括牧師，傳道人，長老，執事及種種色色的聖工人員--都受聖靈強烈光照而到講台前悔改。但他自己也時常省察自己對世界、肉體和自我是否死透。他竭力與神同行，不願在生

活與工作上叫主傷心。

許多與他同工過的朋友，和那些經常與他接近的人，都覺得他簡直不是尋常人，有點幻想他是天使下凡，因為他是那樣的靠近主，使別人從他身上好像一面鏡子照出自己是如何世俗化的醜陋。他那許多似乎不近人情的動態，是一個真正與神同行者。他雖然言行有許多缺點，也不願破壞他與神同心、同行、同工的甜蜜關係。他雖然覺得自己不完全，但在神面前，他有一個完全的存心。他為著討神的喜悅，不惜付上最重的代價，忍受人們對他的厭惡。

他雖然身體帶著一個痛苦而未愈的傷口，他雖然每天工作忙碌而疲倦，但他未曾忘記支取屬天能力的唯一方法-祈禱，懇切祈禱，每天早上有時四點有時五點就起來禱告。他寧願犧牲自己在地的生命，不願意放棄與天父親近的最大權利。

六、他雖然遭受到多人的批評與反對，但他不灰心。

世上沒有一個人會完全贏得所有人的愛戴與擁護，宋博士亦然。中國俗語有「曹操亦有知心友，關公也有對頭人」之句，實為經驗之談。在他一生傳道僅十一年多的時光中，固然贏得海內外千千萬萬人的愛戴與擁護，但他也遭受不少自以為義的人批評與反對。他在鼓浪嶼舉行全國性第二次查經聚會整整一個月的時候，曾當著一千六百多位由國內外各地來參加的弟兄姊妹們宣佈，他過去曾有「三台之高，三山之低」。意即他在台灣曾在台北、台中、台南（三個台），受到台灣信徒極深的愛護（那是一九三六年四月），但同年五月，他到廣東，在中山、佛山、台山（三個山）受到難堪的反對與奚落。在該三處的教會領袖怕他指責罪惡，不與他合作，但他並不灰心。當他在一九三四年被天津的基督徒邀請講道時，天津所有的牧師和傳道人曾一致反對開他們禮拜堂的門

讓他講道，這種反對是空前絕後而又強烈的。據說因為宋博士第一次到天津講道時（一九三二年），曾在黑板上畫一個牧師，指責牧師的罪惡，用籐鞭在黑板上猛打，以致那些牧師和傳道人曾決定以後不再請他講道。但宋博士決不灰心，也不生氣，結果，天津的基督徒另找地方舉行聚會，情形甚佳。

當伯特利佈道團要他離職時，正如許多有同樣經驗的神僕一般，他被誣捏，心中難過之至，但他一想到主的使命，他便剛強起來，憑著信心脫離人的盲目，進入神的光明。當他在有些地方講道之時，有人批評他種種不好，他聽了未免難過，但他只當作這些是人生遙遠道路上的荊棘，毫不介意，仍然靠著主的能力，用更大的信心去奔走更艱難的路程，直至走完為止。

宋博士像一個中國的不倒翁，任打不倒，其實任何一個真正了解神所托付的使命的僕人，也應該有不倒翁的精神。

七、他雖然活在世上不到四十四年，但他工作的果效至今猶存。宋博士生於一九零一年九月廿七日，卒於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活在世上不到四十四歲，工作的時間也不到十二年，但他工作的效果不止四十四年，在他離世後歸天的十五年（一九五九年），許多因他講道而蒙恩的人，仍然在海外各地忠心事主，宋博士在他們心中所燃點著的復興之火，仍然燃燒著。

在星加坡、馬來亞、菲律賓、印尼、台灣和香港各地，我們時常會遇到有人說：某人講道的情形很像宋博士，證明這些神僕身上帶著宋博士的影子。有時有人在作見證或講道時會追述如何因宋博士講道而悔改信主，而得復興，而奉獻或再奉獻。證明宋博士的精神仍在他們心中活著。

主耶穌活在世上只有三十三年，但祂工作的果效是永存的。人生的歲月不在長或短，乃在乎在生存的歲月中是否每一分鐘都

與主同行，是否一生都遵行神的旨意。活著不在久暫，乃在活得有無價值。事實上宋博士在十一年多當中為主奔走的里程，講道的次數和聽道而蒙恩的人數，非普通一位傳道人作一百年不為功。這就證明宋博士已作了一百年的聖工，或者說他雖然死了，他仍然作工，直作到一百年為止。馬丁路得改教的功效，至今已有四百餘年，如果主還未再來的話，宋博士工作的果效也不止存留四百年。他在世短暫的時光中，雖然有許多理想不能達到，但他是主的「心上人」。 一九五九年大暑完成於香港天人密室

參、神人宋尚節博士年譜

年代

記 事

- 1901** 九月廿七日，出生於中國福建省興化縣府莆田縣。乳名「主恩」。
- 1909** 興化府教會有空前大復興，有三千餘人悔改信主。
- 1912** 在紀念中學讀中學，畢業後欲入金陵神學院未果。
- 1920** 二月十日先往上海，後在三月二日乘尼羅輪赴美，入俄亥俄州衛斯理大學，半工半讀，因「工」過勞，身體受傷，一九二一年曾動手術，傷口未完全痊癒，因經濟困難而被迫出院，成為一生身體病苦的主要原因。
- 1923** 六月十三日大學畢業，獲文學士 (B.A.) 學位。同班三百同學，渠為最優秀畢業生四名中之一，並被選為 ABK（亞拉法、貝他、嘉巴三個希拉字母）會會員之一，獲得該會所頒發獎章及金鑰匙一條，為榮耀學生的特徵。
- 1924** 獲得上述大學科學碩士 (M.Sc.) 學位，研究時間只有九個月。
- 1926** 再研究一年零九個月，獲博士學位 (Ph.D. 博士學位統稱為 Ph.D.，並不是專指哲學而言)。宋博士所得為化學系博士)，其中有兩個月用作研究德文，只用兩月時間便了解德文的科學課本，並被指定譯述大量德文書籍為英文，主考當局以為宋博士曾研究德文多年。同年秋受感入神學院，在新派大本營「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進修一學期，考試成績，在八科中有六科在九十分以上。心靈覺得虛空，在一浸會聚會中聽一個十五歲的美國女孩

子講道而深受感，願意尋求靈裏的滿足。

1927 二月十日，靈性有大轉變，深悔己罪，在主前奉獻，願一生為主傳福音。以後不再讀神學，每日出外傳道，被學院當局誤以為他發瘋，強迫他進瘋人院，受盡病苦，被關在瘋人院中一百九十三日，兩次逃走均被捉回。八月三十日被釋放準備回國。

十月四日由西雅圖乘船返上海，再回到興化府本鄉，在太平洋上將一切學位文憑，金獎狀和金鑰匙都投在深海中，表示對世界死了。

1928 在興化舊式結婚禮成家立室，婚後在興化紀念中學教書。在本地衛理公會作義務傳道人。開辦傳道人訓練班訓練傳道人，又舉辦巡迴神學院，訓練義工人員。

1929 首次在外主領聚會，先後到彭州、廈門與泉州。曾到江西牯嶺參加傳道人退修會。

1930 參加衛理公會興化大會，受任為傳道使，開始在恆春、德化、福清、延平等閩北一帶主領聚會。離開福建到河北視察神學教育，準備到山東滕縣，路經浙江的杭州、江蘇的湖州、南京、河北的呂黎、山海關、北平、保定等等。

1931 二月到上海、南昌、九江、蕪湖等地，在南昌有大復興，靈性有大轉變。

五月首次與伯特利佈道團同工在江蘇常州，因過勞而患心臟病。後與伯特利佈道團到山東青島、濟南、泰安和滕縣。

六月到上海，在伯特利夏令會主講。

乘船返福建興化，船沉，遇救。

九月與伯特利佈道團到東北主領聚會，哈爾濱、海拉爾、

吉林、長春、營口等地。

十二月到山東黃縣、平度、濟南、青島。

1932 正月在上海主領聚會。

三月與伯特利佈道團到香港與九龍講道，後到廣州、廣西的梧州、貴川、鬱林，四月又回到香港九龍廣州。五月一口在香港九龍便以利會接受浸禮。

六月到福建福州，七月在上海伯特利短期聖經學院主講。

八月到廣東梅縣及汕頭工作。九月到海口、保定、北平。

十二月到天津、鄭州、回到上海。

1933 正月至二月到山東濟南、濟寧、黃縣、登州、煙台與高密。

三月到河南開封、彰德、河北石家莊。

四月到山西太原、平定、平遙、洪洞。

六月到上海。七月主持伯特利第六屆夏令查經會。

八月再訪廣東汕頭。

九月到內蒙古即察哈爾的張家口、綏遠的歸化、包頭、薩拉齊。再到河北保定，彰德。

1934 最後一次與伯特利佈道團同工，在湖南長沙。後脫離伯特利佈道團。

二月在上海單獨工作，神爲他開了全中國傳道之門。

三月在江蘇鎮江、蘇州、山東濟南、滕縣、平度、清島、煙台工作。

四月在天津，遭教會反對，信徒另覓地方聚會。後到北平、杭州、上海、湖州、南京工作。

九月到福建福州、羅源、惠安、泉州、彰洲、廈門、廣東汕頭、廣州與香港。

十一月到南京。宋博士令尊宋牧師離世。宋博士在夢中見其父對他說：他尚有七年可工作。

1935 正月到廣東揭陽，福建金井。

四月到北平。

六月開始，主爲他開了海外傳道之門，先到菲律賓的馬尼拉與宿務。在馬尼拉所組織的佈道團，至今仍繼續工作。

七月回到浙江杭州舉辦兩禮拜的全國性查經大會。

八月卅口首次往星加坡，後入馬來亞到麻坡、馬六甲、芙蓉、檳榔嶼、高打峇汝、實兆遠等埠。在新加坡成立佈道團，至今仍繼續工作，現在的金鍊靈修院中且建有宋博士紀念堂。十月十八口兩次訪問新加坡。

十二月回福建興化。

1936 三月到山東滕縣和濟南，後到江蘇六合。

四月訪問在日本政府統治下的台灣，在台北，台中及台南開會。

五月到廣州及台山，後到江蘇湖州及安徽宣城。

六月到香港。

七月七口到八月九口。在廈門召開二次全國性查經大會。

八月到廣州、香港、九龍、福州。

九月三次訪問星加坡。

十月到沙勞越的詩巫，該處佈道團至今仍繼續工作。

十二月四次訪問星加坡，主領查經大會。

1937 正月到山東。

六月到山西太原。

七月七口蘆溝橋事變，中日之戰爆發，未能到察哈爾開會。

八月在福州舉行第三次全國性查經大會。

八月十三口回到上海，適值上海八一三事變，日軍攻上海。

十月到陝西西安，安徽阜陽。

1938 三月訪問泰國。

五月到越南。

六月到貴州與雲南。

十月四次訪問星加坡，又到吉隆坡、怡保、太平、實兆遠、檳榔嶼，後回上海。

1939 二月首次訪印尼、在泗水、萬隆、椰加達、馬敦、梭羅講道。

四月返上海。

五月十八口五訪星加坡。

六月二次訪問泰國及緬甸。

八月二次訪問印尼，到椰加達、三寶壟、日惹、梭羅、馬吉冷、井里汶。

九月在泗水舉行大會。

十月訪問萬加錫，安汶。

十一月最後一次訪問星加坡，並到彭亨及雪蘭峨二州。

十二月離星州返上海。

1940 正月十八口抵上海，開始病臥在床，但仍在上海講道。

十一月十五口病重，南洋之行取消。

十二月四口遵醫生吩咐到北平養病，入北平協和醫院。

十二月十四口首次動手術。

1941 正月廿八口二次動手術。

七月七口出院到北平香山休息。

七月十八口其子約書亞夭折於上海。

八月廿六口宋師母與三女公子遷居北平。開始寫公函十九封與海內外各地的佈道團團長，並作詩十五首。在家中每日舉行查經會。

九月，健康稍佳，可行遠路。開始每日口述聖經寓道故事。

1943 三月廿七口第三次動手術。

六月廿四口離院返香山，不再講道。來訪朋友漸多。

1944 五月健康情形惡劣，六口在北平德國醫院接受第四次手術。

七月一口返回香山。

八月十六口預知將離世。

八月十七口唱聖詩三首。

八月十八口早上七時七分被主接去，同口下午五時被放在棺木裏，王明道先生主禮，講啓示錄十四章十三節。

八月廿二口被埋葬於香山，王道明先生主持葬禮，講耶利米一章四至十九節。神人從此安息，等候主再來時復活。